

51.4.1
A-1
7

【第七卷】

◎湖北教育出版社

熊十力全集

體 用 論

(一九五八年)

題 記

體用論於一九五六年秋至一九五七年冬寫於上海。一九五八年春由龍門聯合書局影印出版。全書含明變、佛法上、佛法下、成物四章，明心章有目無文。是書乃作者晚年的代表性著作，集中表達了他的體用不二觀。

韓序

元愷少年遊學北庠，請業黃岡熊先生。兩年而南歸，躬耕南楚資江之野。勞作餘暇，惟泉聲山色是娛。日月易逝，吾年忽忽踰六十矣。平生寡陋，莫窺大道，慚愧師門。近聞先生衰病，僑居上海。遠來隨侍，承授尊著體用論。反復尋玩，竊有致廣大、盡精微之嘆。先生之學從佛家大乘人手，大乘雙輪，空有兩宗譬如車有雙輪。其宇宙論皆分別性相。一者，不生不滅法，所謂真如，是爲法性。猶云實體。二者，生滅法，亦名因緣法，是爲法相。猶云現象。性、相，剖成生滅與不生滅之兩界，佛法東來千載，大師宿德莫不奉持惟謹。先生初亦承之，卒復懷疑。乃自由參究，仰觀俯察於天地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久之自然會通。忽觸悟變經，啓發益宏，始嘆此理聖人發之已久矣。易經亦稱變經。遂乃歸本孔子，創明體用不二之宗。自是六通四闢、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此本論所爲作也。元愷嘗試思之，實體變成宇宙萬象，其內部若無相反之幾，何由成變？若無複雜之性，云胡發展？故知哲學上一元唯心論者，猜想宇宙本源唯

是單獨的精神性；一元唯物論者，猜想宇宙本源唯是單獨的物質性。皆非深徹理根之談也。萬有之原、萬理之根，曰理根。見郭象註。然則先生此論豈止救佛氏之失而已乎！是書字字皆道其經歷，佛典有以少文而攝無量義者，此其類也。元愷離師年久，不圖老鈍，猶得親承至論。維時海上陰寒。一春夢雨常飄瓦，盡日靈風不滿旂。意趣悠然，敬爲斯序。此書由封君用拙謄寫，請影印二百部保存。並記。夏歷戊戌年甲寅月，公元一九五八年春日，弟子南嶽老農韓元愷

附記：愷問：“先生此論，以宇宙萬象名爲功用。何耶？”先生曰：“功用者，生生不息、變動不居之謂。宇宙萬象元是實體之生生與變動而已。不是實體如母，萬象如子，成爲各別也。故萬象亦名功用。”

贅語

此書之作，專以解決宇宙論中之體用問題。宇宙實體，簡稱體。實體變動遂成宇宙萬象，是為實體之功用，簡稱用。此中宇宙萬象一詞，為物質和精神種種現象之通稱。體用之義，創發於變經。參看原儒原內聖篇。易經古稱變經，以其闡明變化之道故。晚周群儒及諸子，無不繼承大易，深究體用。易經亦稱大易。大概儒家未甚離孔子本旨。亦未能不離也，此不及詳。諸子百家著作當甚宏富，其於體用問題有無專論，今無從考。司馬談言“六藝經傳以千萬數”。據此而推，諸子皆大學派，其書決不少，而皆亡滅。王船山痛恨秦人毀學。惟道家有老莊殘篇可尋。老莊言道，道，即實體之名。猶未有真見。略舉其謬。老言混成，歸本虛無。其大謬一也。參看原儒原內聖篇。老莊皆以為，道是超越乎萬物之上。萬物一詞，包含天地與人在內。天下篇稱老與關尹皆主之以太一。太一者，絕對義，即指道而稱之也。老雖反對天帝，而以道為絕對、為萬物之主，則近於變相的天帝。莊子曰：“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耳。”“若有”二字雖故作疑詞，而其實意與老氏不殊。倘真知體用不二，則道即是萬物之自身，何至有太一、真宰在

萬物之上乎？此其大謬二也。明乎體用不二，則一粒沙子的自身便是大道昭著。沙子乃至大無外，而況人乎？莊子嘆人之小，良不悟此。道家偏向虛靜中去領會道。此與大易從剛健與變動的功用上指點、令人於此悟實體者，便極端相反。故老氏以柔弱爲用，雖忿嫉統治階層而不敢爲天下先，不肯革命。此其大謬三也。道家之宇宙論，於體用確未徹了。莊子散見之精微語殊不少，而其持論之大體確未妥。莊子才大，於道猶不無少許隔在。

晚周諸子略可考者，惟道家。墨子書雖大半亡失，而由天志之論窺之，可知其於宇宙論不相干也。惟惠子書全亡，可惜耳。

有問余者曰：“公之書，以體用不二立宗。然祇說實體變動而成功用，卻未說明實體是何等性質。”余答之曰：實體變動而成功用，祇有就功用上領會實體的性質。汝今應知，功用有精神質力等性質，此即是實體的性質。何以故？實體是功用的自身故。譬如衆漚有濕潤與流動等性質，此即是大海水的性質，以大海水是衆漚的自身故。汝若欲離開功用而別求實體的性質，此種迷誤，便如欲離開衆漚而別求大海水的性質。將無所得。功用以外，無有實體。向何處求實體的性質？譬如衆漚以外，無有大海水。向何處問大海水的性質？不獲已，而任想像，則將如般若家說實相寂滅，大有諸師說真如無生、無造、如如不動而已。汝若徹悟體用不二，當信離用便無體可說。倘復狐疑，當給汝三十棒。禪師激發人，輒以棒擊之。

此書實依據舊撰新唯識論而改作。新唯識論簡稱新論。新論有兩本。一、文言本，寫於病中，極簡略。二、語體文本，值國難，寫於流亡中。此書既成，新論兩本俱毀棄，無保存之必要。余年將見惡，始向學。（論語曰：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）讀書與用思，久坐不起以為常。夜少睡眠，遂至神經衰弱過度，遺精病甚厲。四十至五十二歲長期中，每日禁說話。話至十句左右即遺精。後乃屏書冊、省思慮。五十三四，遺精之患漸減輕，直至六十五，始全無此患。平生不敢著書。偶有小冊皆隨便為之。新論語體本草於流亡中，太不精檢。前所以印存者，則以體用不二之根本義存於其間耳。今得成此小冊，故新論宜廢。余之學宗主易經，以體用不二立宗。就用上而言，心主動以開物，此乾坤大義也。與佛氏唯識之論，根本無相近處。新論不須存。

此書佛法上下兩章，衡論大乘學，於空宗尤詳。余平生之學，本從大乘入手。清季，義和團事變後，中國文化崩潰之幾兆已至。余深有感。少時參加革命，自度非事功才，遂欲專研中國哲學思想。漢學宋學兩途，余皆不契。求之六經，則當時弗能辨竄亂，屏傳注。竟妄詆六經為擁護帝制之書，余乃趨向佛法一路。直從大乘有宗唯識論入手，未幾捨有宗，深研大乘空宗，投契甚深。久之，又不敢以觀空之學為歸宿。後乃返求諸己，忽有悟於大易而體用之義，上考之變經益無疑。余自是知所歸矣。歸宗孔子。然余之思想確受空有二宗啓發之益。倘不由二宗入手，將不知自用思，何從悟入變經乎？此書於佛法較詳，所以自明來歷耳。吾學之所從來與經歷，曰來

歷。

大般若觀空，大般若經空宗所宗之根本經典也。甚深復甚深，空得徹底。大易觀有，甚深復甚深，有極其妙。易有觀卦及大有卦。觀卦言觀生，生生不竭，所以為大有。空有二種觀，乃是人類智慧發展到最高度，能綜觀、深觀宇宙人生，才有空或有之兩種認識耳。人生殉沒於小己的種種私慾中，如蠶作繭自縛、如蛛造網自錮，欲其認識到宇宙人生本來空，此事談何容易。世有小知，聞空而謗佛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不自知其分量。空，並非由主觀幻想。陶詩云：“人生本幻化，畢竟歸空無。”余相信個別物，至大如天地終當壞滅耳。就個體上說空，佛氏一毫不妄語。

或有問言：“承認宇宙人生是實有，此乃世間常識所同然。哲學家之宇宙觀亦皆根據常識。然則大易觀有，固與哲學不異乎？”答曰：否，否，不然。汝若於此不辨，不獨侮聖言，正恐斷絕慧眼。聖人所觀之有，乃宇宙人生天然本有之真際。聖人直親合於全體大用，全體，謂宇宙實體。大用，謂實體變成大用。萬物本來皆與宇宙同體同用，唯聖人能與體用親合耳。視天地萬物為一己，憂患與同，而無小己之迷執。坦蕩蕩，與大化周流。坦蕩蕩，見論語。哲學所明之有，鮮不為世間顛倒所執之有，可與聖學並論乎？

此書自注，似嫌過繁。然與其失之簡，寧可失之繁。姚江學案中有“即體即用、即用即體”二語。向見聰明人皆自以為易解，吾知其必不解。因詰之曰：“體用二名，

隨處通用。此處說體用，以何名體？以何名用？上語兩‘即’，下語兩‘即’，是重疊言之歟？抑上下各有意義歟？”其人啞然不能答。北大昔有一高材生，曾見余談禪家作用見性，稱引禪語甚多。余詰之曰：“何謂作用？何謂性？云何於作用見性？”此子惶然。余教學年久，深知學子習氣。余承先聖之業而演之，不敢不盡心。世不乏好學深思之士，當不怪老夫好煩瑣也。

有謂長注宜置正文以外，毋隔斷文氣。余未採納者，讀書不求義解，祇玩文氣，則與不讀等耳。

書中注文頂正文。用上下括弧。上括用〔，下括用〕。注內有小注者，則上括用「，下括用」。原儒中皆如此，而未說明，頗有函問者。今誌於此。⁽¹⁾

夏歷丁酉初冬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熊十力識於申江觀海樓。

丙申秋，起草體用論一書。舊患血管硬化、心臟病皆觸發，又感腦空。中醫云血虧之故。友人勸停止寫作。余感其意，答以萬物一首：

萬物皆捨故，吾生何久住。志業半不就，天地留虧虛。虧虛復何爲，豈不待後人。後顧亦茫茫，嗟爾獨自傷。待之以無待，悠悠任天常。噫予猶御風，伊芒我亦芒。

附注：志業半不就早年有志乎仁為己任，忽忽遂衰。心所欲迷作者，皆不獲執筆。天地留虧虛古志云：“天不滿西北，地不滿東南。”按吾國西北多高山蔽天，天失其高

明，即虧虛也。東南瀕海，患卑濕，是地之虧虛也。天常天者，自然義。常，謂理則。噫予猶御風莊子稱列子御風而行，言其待風，即未能無待也。莊子云：“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”芒，惑也。予衰矣，未能演易，期待來賢。如列子之御風，是伊芒而我亦芒也。人生固有不容已於芒者乎？

第一章 明變

古代印度佛家，把一切心的現象和物的現象都稱名曰行。行字含義有二：一、遷流義。二、相狀義。彼以爲心和物的現象是時時刻刻在遷變與流行的長途中，故者方滅，新者即起，謂之遷變。故滅新生，相續無絕，因說流行。不是凝然堅住的東西，所以說遷流義。然而心和物雖是遷流不住，而亦有相狀詐現。譬如電光一閃一閃詐現赤色相，所以說相狀義。物的相狀，是可感知。心的相狀，不可以感官接，而可內自覺察。因爲心和物具有上述兩義，故都名爲行。這個命名甚諦，我亦採用之。

佛家對於一切行的看法，蓋本諸其超生的人生態度。超生謂超脫生死，猶云出世。見慈恩傳。彼乃於一切行而觀無常。觀者，明照精察等義。無者，無有。常者，恒常。觀一切行，皆無有恒常。申言之，於一切物行，觀是無常；於一切心行，觀是無常。故說諸行無常。唯作此種觀法，方於一切行無所染着，得超脫生死海。此佛氏本旨也。佛氏說世間是一個生死大海，人生淪溺於其中，可悲也。所以佛家說無常，即對於諸行，有呵毀的意思。本論談變，明示一切行都無自體。此與佛說諸行無常旨趣

似相通，而實有天淵懸隔在。佛說一切行無常，意存呵毀。本論則以一切行，祇在剎那剎那生滅滅生，活活躍躍綿綿不斷的變化中。綿綿者，相續貌。剎那剎那皆前滅後生，不中斷故。依據此種宇宙觀，人生祇有精進向上，其於諸行無可呵毀、亦無所染着。此其根柢與出世法全不相似也。生滅滅生者，言一切行，都是於每一剎那方生即滅，方滅即生也。

如上所說，心物諸行都無自體，宇宙唯是變化密移，變化二字，以後省言變。新新而起，故故不留，豈不奇哉！今有兩大問題待解答者：一、有能變否？二、如何成功此變？先談第一問題。余以爲宇宙實體不妨假說爲能變。云何知有實體？以萬變不是從無中生有故。猶如衆漚非無大海水可得起故。衆漚，以比喻萬變。大海水，以比喻實體。無能生有，理定不成故。吃緊。且世間計無，約分二種：曰別計無，曰總計無。總計無者，如計太虛，空空洞洞，是謂之無。爲此計者，乃大迷妄，不足據也。大虛含容萬有，故有相不異於虛，虛相不異於有。元無二相可分。相者，相狀。二相，謂虛與有。而世俗妄計有一大空無之境，字以太虛。非甚迷妄，孰信之哉？故總計無，全無是處。別計無者，謂於一一事理，或時計爲無。如我避寇入川，平日所有的書，現在一本也未帶着。我每欲看某書卻不可得，此時便說某書是無。又如古今學者所說許多道理，吾人對於某種道理自加思考卻信不及，便謂某種道理是無。凡此等計，都屬於別計無。頗有人說，別計無並不

是果無。如某書不在手邊猶不能謂之無，此書或在另一地方是有。又如某種道理某甲信不及便說是無，或由某甲智力短淺不見此理。然而此理確不是無。這種說法，我認為是偏見。如某書縱在他處是有，而剋就我手邊說確實是無。又如以道理論，固有許多人因不明道理，而妄計為無。卻也有許多道理竟是古今愚妄之瞽說，而實際確無此理。如昔者貧民以服事剝削者為當然，在今日則公認為無是理。此種例子正不勝舉。所以別計無，是有其所謂無，未可斥以無據。唯總計無，即以爲有所謂太虛，本來空洞無物。而從無生有之幻想每原於此，是乃妄情虛構不得無辨。從來持虛無論者約分兩派：曰極端派，曰非極端派。非極端派者，一方面依據常識不否認宇宙萬象為實有，但未能透悟本體而妄計有生於無。魏晉玄學之徒多屬於此派，其說蓋自老子啓之也。張橫渠以太虛名天，氣化依之起，亦有生於無之論。極端派者，不獨違反正理，亦且大膽去違反常識。其不承認宇宙萬象是實有，即違反常識；更不承認有本體，即違反正理。此派之說，無體即無用。其見地雖迷謬，而持論很一貫。此等思想，中國一向無人倡導。在印度古時有主張一切都空的空見外道，佛家經籍力斥破之，不稍寬縱。甚至說寧可懷我見，如須彌山大，不可持空見而自高慢。人皆知佛氏千言萬語都是破除我見，而對空見外道卻如此說法，可見佛氏以空見為邪迷至極，故嫉之嚴也。總之宇宙全是真實彌滿，恒久不息。學者不可墮虛無而興戲論。

還有許多哲學家承認宇宙萬象是客觀存在，但不肯承認有實體，甚至厭聞本體論。實體與本體二名，雖有一字不同，而其義則一也。本者，言其本來有故，亦即是萬物的自身。實者，言其真真實實。此與印度古代無因論者，同為淺見。余以為宇宙自有真源，萬有非忽然而起。譬如臨大海岸諦觀衆漚，故故不留，新新而起。應知一一漚相，各各皆以大海水為其真源。尼父川上之歎，睹逝水而識真常。神悟天啓，非上聖其能若是哉！如祇承認宇宙萬象為實在而不承認有本體，便如孩兒臨海岸，祇認衆漚為實有而不知由大海水變作一一漚。此在孩兒固不足怪，成年人而持此見，非愚癡之極乎？智者窮神知化，取譬斯近；凡愚長迷不悟，可悲也已。

有問：“本體具何等義？”答曰：略說四義。一、本體是萬理之原，萬德之端，萬化之始。始，猶本也。二、本體即無對即有對，即有對即無對。三、本體是無始無終。四、本體顯為無窮無盡的大用，應說是變易的。然大用流行畢竟不曾改易其本體固有生生、健動、乃至種種德性，應說是不變易的。上來略舉四義，學者虛懷默究，不患無脫然超悟時也。本體顯為之顯字，是顯現義。

復次。前文已云，不妨假說本體為能變，還要補充一段話。此能變一詞的能字，祇是形容詞，並不謂有所變與之為對。如果說由能變造起所變，必將以能變為超脫乎所變之上而獨在。不惟同於宗教擬人之神，更有能所對峙不得圓融之大過。須知，實體是完完全全的變成

萬有不齊的大用，即大用流行之外無有實體。譬如大海水全成爲衆漚，即衆漚外無大海水。體用不二亦猶是。夫實體渾然無象，而其成爲用也即繁然萬殊。故從其成用而贊爲能。實體所以名能變者，其義在此。

已說實體爲能變。當知實體非常非斷，斷者，斷絕。故又名之以恒轉。恒字，是非斷的意思。轉字，是非常的意思。非常非斷、刹那刹那生滅滅生，故名恒轉。此乃即用顯體，以立斯名。此中顯者，謂以言說明示之也。與顯現義異。顯現者如大海水變現爲衆漚，則是顯現義也。顯字宜隨文取義。

以上略答第一問題。次入第二問題，即如何成功此變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自當於萬變無窮中尋出其最普遍的法則。余以爲不外相反相成的一大法則。因爲說到變化，必是有對。易言之，即由宇宙實體內部含有兩端相反之幾，乃得以成變而遂其發展。變化決不是單純的事情，單者，單獨而無對。純者，純一而無矛盾。單純，那得有變化？然若兩端對峙，惟互相反而無和同，即令此伸彼屈，而此之獨伸，亦成乎亢窮，則造化將熄矣。所以說變，決定要率循相反相成的法則。

中國最古的哲學典冊，莫如大易。太初羲皇畫卦爻，以明宇宙變化的理法。其書爲六十四卦，每卦皆以兩卦合成。然分觀之，則皆以三爻成卦。爻字涵義深廣，略言之，祇表示變動。從來解易的人，罕有注意及此。我常求其義於老子書中。老子說“一生二，二生三”，這種說法就是

申述太易三爻成卦之旨，用以表示相反相成的法則。因爲有了一，便有二，這二便與一相反。同時又有個三，此三卻是根據一三本不即是一，祇是根據於一。而與二反，卻能轉化乎二以歸於和。易云“保合太和”是也。惟有兩相反而成乎和，所以完成其全體之發展。若惟單純固無變化，若惟矛盾而不相融和則摧傷必多。即勝之一方，亦將處亢而窮。大化流行，何至於是？

上來已說變化的法則。今次當談翕闢和生滅，便可甄明此一公則是一切變化所共由之以成。變化二字，亦省言變。且先翕闢。前面已經說過，本體是要成爲萬殊的用。因此假說本體是能變，亦名爲恒轉。夫恒轉，至無而善動。無者，無形，非是空無。善者，贊詞。其動也，相續不已。相續者，謂前一動方滅，後一動即生，如電光之一閃一閃無有斷絕，是名相續。非以前動延至後時名相續也。不已者，恒相續故，說爲不已。使其有已，便成斷滅。有是理乎？此種不已之動，自不是單純的勢用。單純二字，見前。每一動，恒有攝聚之一方面。攝者，收斂。聚者，凝聚。若無攝聚，便浮游無據，莽蕩無物。所以動的勢用方起，即有一種攝聚。攝聚之威勢猛極，乃不期而成爲無量數的微細質點，中庸說爲“小莫能破”，惠子謂之“小一”，每一質點可以說是組成大物的一小單位，故曰小一。是爲物質宇宙所由始。至此則恒轉殆將成爲質礙之物，失其自性。故翕勢可以說是一種反作用。

然而當翕勢方起，卻有別一方面的勢用反乎翕，而